

E80365

取法古人
共禦強敵

坤
乾
南
書
館
存
覽

乙未持贈
廿五年國慶

蘇
經
晴

何成春題



敬
專

熊經略

江夏汪嘯鸞
題



各代售處

熊經略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國慶日出版

(全一冊) 實售國幣三角

著作者

管雪齋

發行者

管雪齋

印刷者

中西印刷公司

總經售處

華中圖書公司

漢口特三區湖北街

漢口現代書局

代售處

漢口友公司

武昌北新書局

宜昌：新生圖書社

沙市：中南圖書公司

上海：作者書社

上海：上海雜誌公司

南京：中央書店

廣州：上海雜誌公司支店

成都：北新書局

長沙：湖南教育用品社

重慶：開明書店

天津：佩文齋書店

何序

有明一代。槐傑輩出。其能負不世之才。躬艱危之任。內相外將。聲施爛然者。吾楚得二人焉。曰張江陵。曰熊江夏。江陵世所稱爲救時良相也。當萬歷初政。江陵以一身任國家天下之重。孜孜矻矻。安內攘外。迹其所設施。如節浮費。省冗官。釐漕運。更馬政。以及備邊平亂弭盜。靡不著績卓卓。雖身歿以後。讒生投桴。而其隱衷仍揭日月而貞明。大業仍留天壤而不朽。江夏生際萬歷天啟之交。與江陵時不相值。其經畧遼東。如收殘敗。絕餽遺。斬貪懦。增墉壘。聲威之加於邊人者。視前之李成梁。後之孫承宗袁崇煥。殆更過之。惜內扼于樞臣。外撓于別將。中貂織錦。西市沉冤。較之江陵。禍發身後。尤爲慘烈。君子於此。殆不能不痛夫江夏之生不遇時也。江夏經畧遼東。書奏明廷曰。乞毋中格以阻臣氣。毋旁撓以掣臣肘。而卒之敗於樞臣奄豎之中格與旁撓。予於是殆又不得不念夫江陵矣。江陵有云。

萬里之外。事難遙度。用兵之機。忌從中制。以故用戚繼光備薊門。李成梁捍遼東。胥假以事權。予以便利。繼光固可與江夏相頡頏。而李成梁才豐德絀。視江夏遠不相及。乃以相臣得人。卒樹功名。藉使江陵江夏。同生一時。以江陵爲相。江夏爲將。吾知其必如周召。如平勃。有以大起明室之陵夷而致之周漢之盛者。彼蠢然建虜。翱翔鼠穴。縛之屠之。不啻犬豕。而何能入主中夏數百年。至于玉步已移。猶能煽餘燼以抗上國耶。管君雪齋。以所著熊經畧徵予序。予深慨夫江夏之不得竟其功。乃原於當時樞臣之有以阻其氣而掣其肘，感江陵之於戚李。任專而信篤。故爲並序其事以歸之。民國二十五年秋九月何成溶。

楊序

吾讀明史。於鄂得二人焉。曰張文忠熊襄愍是也。文忠當明中葉之際。主少國疑。巍然以一身任天下之重。雖古之伊霍。何以多加。然當時論者。頗多微詞。身歿未寒。禍不旋踵。滿清懲大臣擅權之弊。至謂文忠以人臣而行天子之事。跋扈恣睢。非所宜爲。由是唯諸成風。僉以全身家保妻子爲事。及至末葉。國是蝸蟪。環顧在廷諸臣。迄無一人肯任國家事者。乃慨然興歎。以爲世有文忠其人。當不致敗壞若是也。於是士論始爲之一變。若襄愍者。則更有難言者矣。遼藩淪亡。邊氛日亟。撫臣王化貞水火於疆場。閣臣葉向高絃斷於廟堂。無識之給諫科道。又從而譏齧之。以致廣甯繼陷。東壁全失。而襄愍身命亦遂不保。說者猶責其私心短見。不守右屯。夫當王化貞敗衄之餘。大軍十四萬。同時瓦解。清軍追王化貞日行二百里。其勇銳爲何如者。幸有襄愍退駐山海關得以保存耳。嚮使襄愍以五千之衆。孤懸關外。

。右屯必不能終守。不守而以死繼之。襄愍自計固得。然吾恐清軍長驅直入。不待崇禎甲申而山海關已非我有矣。從來國家之大患。莫甚於無是非。是非混亂。賞罰倒舛。小人藉以營私。君子因而受禍。何怪其亡國敗家相隨屬也。襄愍之冤誣。直與明社以俱屋。清純廟高宗始製論以闡揚之。武昌管雪齋君覩東省之事變。痛境土之日蹙。以爲國人若以襄愍之志爲志。疆土雖失。恢復可期。因蒐討舊乘。裒集十數萬言爲熊經畧一書以告世之人。而囑適生爲之序。夫欲攘外者。必先安內。張文忠畢生相業。彪炳史冊。其政論足爲近日藥石者蓋夥。雪齋讀書有暇。盍亦賈其餘勇以辯襄愍者辯文忠。兼以貽夫世以爲政者。斯亦復興民族之重要工作也。民國二十五年九月楊適生謹序。

汪序

明季督師遼左，力固邊防者。吾邑熊經畧外。尙有袁崇煥與孫承宗。三公皆以不世出之才。膺極艱鉅之任。所爲戰守大計。擘劃有方。而所用諸將以死許國者。亦先後輩出。然卒撓於奄豎宵小與文墨議論之徒。或參免於去。或不免於死。而我熊公傳首九邊。罪及妻孥。尤受禍爲酷。而沉寃爲深。雖經莊烈帝詔許歸葬。表墓建祠。究於公何益。於國何補。此讀明史者所爲廢書三歎。終致慨於昏庸童蒙之不可以爲君也。夫長城自壞。道濟之所憤言。然一姓存亡。所關猶小。至殺一人以快敵虜之意。灰志士之心。墮華夏夷狄之防。助封豕長蛇之勢。是相率而亡天下也。寧止易姓而已哉。昔王船山讀通鑑論。獨於宋高宗無恕詞。且斥言趙構。至再至三。誠以亡國與亡天下不同。而十二金牌。三字寃獄。所以敗岳武穆垂成之功者。不止斷送趙氏一姓之社稷。直淪我中華炎黃之胄於萬劫不復之地也。以彼例此。罪將毋同。

。管子雪齋居吾邑久。歲時伏臘。旣相與祭於省垣熊公祠。暇又出東郭。道紙坊。弔荒祠。展古墓。益感慨歎歎而不能自己。乃摭懷舊之蓄念。發潛德之幽光。上考史乘。旁參傳集。乃至熊公一鱗一爪之散失於四方者。亦網羅靡遺。成茲熊經畧一書。將付剞劂而屬序於余。余旣嘉其用力之勤。又以雪齋爲武進管文忠誠齋先生十一世孫。文忠固以在籍南都禮部右侍郎拒薙髮令而見殺者也。以忠義之裔。寫我熊公忠義之事。不尤可使今之懦夫有立志乎。故樂爲之序。武昌汪穉鸞書城南序。

魏 序

國家當危急之秋。應付之方。首在統一內部之意志。此盡人所能知者也。然內部雖統一。而兵不精。餉不足。器械不利。軍事上之設備不完全。終無救于亡。蓋救亡之道。精神與物質並重。譬之於人。靈魂軀殼。相需爲用。若缺其一。則不足以生存於天地之間。當萬曆末年。滿洲崛起。全遼皆震。神宗起熊羆弼爲經畧。謀收復已散人心。兵餉器械。皆付缺如。就令君臣同德。上下一心。猶恐無濟於事。乃環顧當日內外臣工。或因循牽制。或多方傾軋。或挾私意私仇。欲置於死地而後快。有國如此。欲其不亡。其可得乎。經畧死後。將十餘年。明社遂屋。此事理之所必至。無可逃避者。管雪齋先生於三百餘年後。將經畧事跡。一一編訂。著爲專書。推究經畧之所以死與明之所以亡。條分縷析。如示諸掌。無一不可爲今日龜鑑。值茲政府授政權於國民之初年。而國難焦點。今昔復同。倘我四百兆同胞人手一冊。

於救國之策。思過半已。

魏序

武昌魏宸組

二

書序

檀道濟不誅。宋不振乎。曰否。岳飛不殺。南宋亡乎。曰否。道濟見收。投幘於地。而萬里長城壞。吳子輩不復足憚。魏人固已言之。此宋所以師徒殲於河南。代馬飲於江津。北魏強而邊禍愈亟也。岳飛詔還。十年之功。廢於一旦。三字之獄成。中原不可復。此南宋所以偏安一隅。半壁江山。金入寇而外患益甚也。賓秋曰。人材之關係乎國家興亡抑何重耶。然襄慙之於明季。蓋亦猶道濟之於宋。飛之於南宋乎。余讀明史。至公傳首九邊。未嘗不掩卷而三歎也。萬歷天啟之交。清師屢犯邊境。是時公經畧遼東。籌布三方之策。宏謀妙畫。不在孫吳下。使無王化貞不受節制。則必不敗。即敗使不爲馮銓梁夢環等所譖。再整旗鼓。邊事固當可爲。奈之何一阻於廣寧。未幾卽爲讒言所中。身殉柴市。人皆以是爲公惜。以爲公負此奇才。生不逢時。使遇漢武。則衛霍之功。不得專美於前。方且直抵黃龍。與諸君痛飲。

區區九邊。何扼守之足云。而余不謂然。何則。公雖爲國流血。而三方籌策正如奕者置着。勝負先操。無怪乎清高宗有言。使明用公策。本朝何能入關。異代人王。猶且推服如是。則公之偉畧可知已。所惜者。當明之季。有臣如此。甘心戮辱。以張敵饑。而邊事愈不可收拾。其後松杏兩戰。一再挫師。雖以洪承疇之督師。而無濟於事。則是明之亡。不亡於清。亡於不用公策。使讒夫高張。殺公以縱敵。固昭昭矣。然則公之死。繫乎明之存亡。與道濟與飛。有以異乎。明季吾邑先賢。得二人焉。公與賀逢聖。皆卓然一代名臣。皆未竟其用。若有天意存焉者。世多爲二公惜。余則爲明季惜也。公之文章。具詳全集。篇帙浩繁。讀者未易窺全豹。雪齋掇其精華。纂爲是集。有益學人。良非淺鮮。方今強鄰虎視。外患之殷。甚於明季。嗚乎。安得天生才如公者。起而與之旋轉乾坤乎。民國二十五年。歲次丙子。五月江夏童賓秋。

汪序

儻使雉環西獻。栝矢東來。望月歸琛。占風納寶。鯁冠結辯者。不辭梯山。雕題黑齒者。怡然橋海。而我之金甌無缺。鐵牡牢關。庚夷之道莫驚。申息之門常啟。則經畧其人。未爲尙矣。而或荆駝將湮於洛社。犇狐夜嘯於叢祠。胥紕不行於義廬。鳴鏑劇加於甌脫。旄頭光燭。南窺揭白雁之師。蝸角馳爭。北地兆蒼鵠之衅。噬吞我疆宇。寇虐我邊陲。碧海橫飛。舉蚩旗而秉伐。赤囊旁午。揮湯斧以專征。不得不上溯甫申。下追韓岳。則經畧其人。可勿思哉。管子雪齋。才矜班馬。氣矯神龍。哀黃胄之淪胥。藉丹鉛爲棒喝。聞鼓鼙者。俾有將帥之思。扞社稷者。爰起頗牧之嘆。迺輯有明熊經畧廷弼事迹。裒然成集。良有以也。或謂經畧無意廣寧。回護山海。比之楊鎬。更多一逃。方乎應泰。反欠一死。七萃雖未殲於猿鶴。八旗實肆恣於魑魅。其

爲人也。庸足稱乎。不知經畧之駐右屯也。憑恃空城。倉皇寸鐵。比王元之阨函谷。尙少丸泥。若謝傳之拒壽春。難爲棋局。望君如望慈父。此葉公之所以加胄也。愛民若愛赤子。此孔伋之不敢去衛也。且王化貞已走閭陽。方震孺直趨關內。蚩蚩者強逾百萬。奔命於骨林肉莽之中。錚錚者獨公一人。支持於金風鐵雨之際。借問王化貞之哭。何以慰蒸靈垂死之心。堪憐江朝棟之勞。不過作將軍遁逃之衛而已。而經略持軍不素。護民入關。不圖萋斐騰囂。媒孽織禍。竟使冤將飛雪。怒欲橫濤。長埋三字之忠。痛傳九邊之首。何其酷耶。能不悲哉。或又謂經畧橫海張軍。都護開府。斯民焚香頂禮以遙祝。吾君股肱心腹以相期。自宜奮天戈。馳雲陣。早清白山黑水之妖氛。長馭槃木唐叢之異族。奚事屯留不進。堅壁自雄也哉。不知經畧受命於敗衄之餘。撐拄於已傾之局。獨探開鐵。儼如著翅之人。遽斬王劉。明若穰苴之令。趙充國之征窮傲。先尙屯田。程不識之整軍容。森嚴刁斗。

奈何廷臣構燭於內。邊士頽唐於外。軍器苦窳於武庫。餉糈困竭於倉儲。而經畧中流一柱。周亞夫爲眞將軍。萬里長城。檀道濟參建武事。重申軍律。聲喧蒼兕之呼。珍重誓言。期訂黃龍之飲。纔十月而遼陽頽楊之墉如新。控三城而山海犄角之勢益固。倘兵部不爲掣肘。規畫得以從心。又何難擒帥殲渠。犁庭掃穴者哉。矧經畧氣激風雷。精乘河嶽。公孫儒將。得輕裘緩帶之雍容。奉世邊材。多整圻馳兵之妙算。領繡衣而直指。衡玉尺以詮量。笑范滂之攬轡。空事澄清。嗤溫嶠之絕裾。徒戡內亂。將欲置金湯於不數。舉玉燭以遐明。高樹旌旗。開三邊之曙色。主盟拌教。會萬國之衣冠。豈僅復我燕雲。固我河朔者比哉。嗟夫。天縱毒於一梟。市交譁於三虎。贊畫工含沙之射。科臣成貝錦之文。人唱白符之鳩。君亦一邱之貉。身臨鐘室。竟添數千年青史之冤。獄定東窗。果送二百載南朝而去。俾精忠之士。荷戟而長嘆。愛國之夫。杜門而不出。將何以洩吾人之憤鬱。將何以慰先

烈之英靈。不有昭雪。安用史爲。雪齋之輯斯集。有意於茲乎。嗚呼。幽光闡發。浩氣長存。不比金陀之編。僅申家難。莫作玉函之秘。命曰奇書。當使戶誦家絃。人悲巷哭。英雄扼腕。毋忘會稽之仇。志士有心。續雪遼陽之恥。黃岡汪榮，珠浦序